元夜灯月满

◈陈海权

看到街头巷尾次第亮起的花灯，我便知道，元宵佳节已然到来。今夜，我循着灿烂的灯火与月色，从异乡走向故土。一路上，光影交织，或远或近，宛如一幅幅流动的诗意画卷在眼前徐徐展开。山脚下的灯火是属于山的，依山而亮，像被大山环抱在怀里熟睡的孩童；洒落在村庄上的月光，则隐匿在夜色里，仿佛久别重逢的故人，静默着，向我挥手。远的近的，高的低的屋檐，勾勒出了最暖的轮廓，每一扇窗内，都有暖黄的光漫出来，最适合一家人围坐，汤圆飘香，幸福绵长；也适合将思念与热情，一同揉进彼此的心房。

唐寅说“有灯无月不娱人，有月无灯不算春”，元宵的灵魂，恰在于这灯与月的完美交融。月色铺开处，花灯便醒了，瞬间绽放出绚烂的光彩——那憨态可掬的兔儿灯，长长的耳朵在微风中轻轻摇曳，像是在诉说着月宫中嫦娥仙子的故事；威风凛凛的龙灯，蜿蜒盘旋，鳞片在烛火中流转着虹彩，仿佛下一刻就要乘风归去；还有那精致小巧的荷花灯，粉色的花瓣层层叠叠，宛如亭亭玉立的仙子，在水中轻轻飘荡，美得让人心醉。

月色漫过街巷，民俗的温度在烟火中悄然升腾。行至弥漫着糯米香的小巷，元宵的香气混合着芝麻的香甜、豆沙的绵软，北方的豪爽与南方的婉约，尽在这一碗白玉丸中了。看那汤圆在沸水中沉浮，宛如人生中的起起落落：有的急不可耐地浮出水面，有的沉在锅底默默积蓄力量，但最终都裹着糖霜的柔润，将团圆的滋味送入唇齿之间。

不远处，舞龙的锣鼓震天响起，金鳞在灯影中翻飞，仿佛一条巨龙在夜空中翱翔；狮舞腾跃，带着喜庆与祥和，引得观众阵阵喝彩；高跷、旱船、秧歌等表演，将平凡的夜晚装扮得热闹非凡，仿佛整个世界都在欢庆这美好的节日。这“闹”，是中国人独有的狂欢，在月色与灯火中生生不息，代代相传……

月色终于爬上桥头，古老的祈愿在这迷人的夜色中静静舒展。妇人们结伴而行，踏过三桥，将这一年的灾厄抛在身后。田野间，农人们举着火把，驱赶着虫兽，祈盼着丰收，那是他们对土地最深沉的敬畏与期盼。猜灯谜的人群围在灯前，字里行间藏着智慧与机锋，当谜底揭晓时，欢声笑语比月色更加明亮，一派热闹景象。

当月色洒向心头，便有了诗词的缱绻。欧阳修写“月上柳梢头，人约黄昏后”，是元夕的浪漫，是相思的缱绻；李商隐叹“月色灯山满帝都，香车宝辇隘通衢”，是帝都的繁华，是盛世的欢歌；辛弃疾念“众里寻他千百度。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，灯火阑珊处”，是寻觅后的惊喜，是喧嚣中的清欢。

是啊，人间在世事沧桑里不断变迁，元宵的模样也在悄无声息地改变着。曾经的纸糊花灯，变成了流光溢彩的电子灯；曾经的街巷漫步，添上了无人机天幕秀；曾经的朴素院落，盖起了明亮小楼。人们不再只守着一方天地，农闲时出游，节日里欢聚，学着把日子过得精致而浪漫，在寒冬里养一抹绿，在元宵时点一盏灯，让每一个季节都有值得期待的美好。

古老的民俗在传承中焕发新生，有些旧模样渐行渐远，有些新风景缓缓走来。有人迁居城镇，有人坚守故土，有人在古村中留住乡愁，有人在新居里续写团圆。但无论身在何方，无论模样如何改变，只要元宵的月亮依旧圆满，只要一碗汤圆依旧香甜，只要灯火依旧明亮，人间的根就永远不会断。

我常在想，只要有一片月色为我而留，有一盏灯火为我而亮，有一个故乡为我守候，我便心满意足。我期望元宵的灯火永远明亮，期望故土的村落永远温热，期望那些古老的习俗永远鲜活，因为这里，是我们身心安栖的地方，更是我们灵魂栖居的故乡。

“今年元夜时，月与灯依旧。不见去年人，泪湿春衫袖。”把元宵的月色铺开，铺向每一条街巷，铺向每一户人家，铺向每一颗思念彼此的心。月色不老，灯火不息，人间不散，团圆不止。这一夜，月光所照，皆是故土；灯火所至，皆是团圆。

元宵汤圆敬流年

◈陆月如

在我们这个岭南沿江的小城镇，元宵节没有北方的冰灯雪雕，也没有江南的花灯盛会。它是新春一个欲说还休的句点，热闹的拜年与欢聚，到此便收了尾；它又是一道浅浅的起始线，田里的活计，城里的奔波，都要从这线后认真地铺陈开来。节日的气氛淡了，但家家户户总少不了一碗清水煮的黄片糖汤圆，祈求新的一年事事圆满。

母亲眯着眼回忆她小时候的光景，说那时要吃一碗汤圆，可是件不容易的事。糯米是自家田里收的，挑到碾坊碾出米来，用水浸透，再一圈圈推着石磨。乳白的米浆顺着石磨沟槽流进木桶，灌进粗布袋，用沉重的青石墩压上一夜。沥尽水，那湿粉团还要在竹匾上摊开，借着冬日吝啬的日头，一遍遍地掰碎、晒干，才得来那么一小撮雪白的糯米粉。一家老小围着，从祖母到孩童，分工明确地切糖、开粉、揉团、搓圆。那时糖珍贵，黄片糖要细细切成黄豆大小，一点不能浪费。揉粉也是功夫，水多了粘手，水少了开裂，全凭祖母那双布满茧却异常灵巧的手，凭着记忆里的分寸感，慢慢调、细细和，元宵的气氛就在这琐碎而郑重的劳作里，一点点漫上来。煮好了，每人分得三五颗，舍不得一口吞下，用门牙一点点磨，那份甜津津、糯叽叽的滋味，能在嘴里咂摸一整天，仿佛把一整年的甜都预支了，又藏进了心里。那样一碗清水汤圆，是艰难岁月里最实在的盼头，是岁月筛过后，留在记忆深处的一点金黄。

如今的超市冰柜里，汤圆的馅儿五花八门，芝麻流沙、玫瑰豆沙……不一而足，更有各色水晶皮、果蔬皮，琳琅满目，像是把整个春天的颜色都包了进去。可我们家，元宵这天依然守着老规矩。午后，母亲从陶罐里取出带着蔗渣的粗朴香气的黄片糖，用刀背横竖几下划一划，再沿着划痕轧下去，“咔嚓”轻响，碎成一粒粒小方块，像金色的骰子，预示着新年的好运道。滚水徐徐冲入糯米粉中，筷子搅动，再用手揉，那粉团起初散乱，渐渐便在掌心的温度里，服帖成一块温润的“白玉”。

手上忙着，嘴里也闲不住。一家人细细诉说过去一年的恩典，琐碎的得失，对来年光景的期许，都揉进了这绵绵的絮语里。揪一小块粉团，掌心搓成圆圆扁扁的小饼，拈一颗黄糖粒放进去，小心收口，再轻轻一拢，一颗胖乎乎的汤圆便卧在手心，憨态可掬。

清水在锅里“咕嘟”冒泡，将这些“雪娃娃”放进去。它们先是沉在锅底，默不作声，待水再次滚开，它们才像从梦中苏醒，晃着脑袋，悠悠浮起来，在水面挤挤挨挨，好不热闹。用漏勺背轻轻一拨，便滴溜溜地转。母亲总在这时念叨：“看，事缓则圆，慢工出细活，急了，皮就破了，糖就漏了。”这朴素的话语，伴着锅里咕嘟的节奏，像一句经年的偈语，说的何止是汤圆。

待全部汤圆都浮起来，便可捞入瓷碗中享用了。咬开那软糯的皮，糯米质朴的香气涌出，里头的黄片糖并未全然化开，半凝的糖浆如琥珀，温烫的、猝不及防地涌入口中。那原始的蔗香顺着喉咙滑下，一路暖到心窝，像是吞下了一小片收藏许久的阳光。一碗下肚，通体舒泰。灯下白气氤氲，模糊了家人的眉眼，只听得见同声的祝贺：“新一年，事事圆满呵。”这一刻，圆满不再是一个抽象的词，它是口中化开的糖，是掌心残留的粉，是灯光下彼此含笑的眼睛。

元宵节，就这么简单而隆重地开始了，又结束了。

年年岁岁，这一碗黄片糖汤圆，以最质朴的形态敬着流水般的光阴。我渐渐品出，生活最本真的香气，往往就藏在最简朴的方式里。它无需百般馅料，一点蔗香，一味软糯，便足以安慰肠胃，点亮期盼。真正的圆满，或许不在于琳琅满目，而在于我们能否在这一粥一饭的寻常光阴里，尝出那份被岁月熬煮得愈发醇厚的纯粹与深情。往后长路，愿在这纷扰人间，守住一份简单纯粹的本心，于微小事物中，遇见丰盈，让每一个平常日子，都静静泛着光阴赠予的润泽，如那碗清水中沉浮的汤圆，历经滚烫，终得圆满。

台山平洲元宵记

◈梁荣

“我们台山人过元宵，汤圆里总要裹进一块指甲盖大小的黄糖，叫‘糖心’。”同事的母亲从厨房里端出几碗汤圆，一边递给我们，一边缓缓说道，“这样日子才会一步步甜进心里去……”

那是10年前的元宵节。那年，我刚到台山，恰巧遇上元宵节。受同事小伍邀约，我开车陪他前往端芬平洲村过节。车子驶入端芬镇时，夕阳已西斜，碉楼的轮廓被镀上一层暖橘色的光晕，在疾驰的车流中若隐若现。空气里飘来一缕甜丝丝的焦香，那是“炉底糍”独有的味道——台山的元宵夜，便在这缕绵长的香气里悄然启幕。

“过年可以不回，元宵不能不归。”小伍接过母亲的话头说道。这话里藏着的温情，多像汤圆里的糖心，软糯而甘甜，裹着一份比过年更厚重的牵挂与约定。

“嘭——啪，噼里啪啦——”刚放下碗筷，一阵鞭炮声便从村口传来，声响稠密得没有一丝间隙，仿佛千百面战鼓在耳畔同时擂响，震得人心头发热。

“快，‘新丁炮’被族公点响了！”我跟着小伍往村口奔去，只见一串鞭炮如火龙般猛地蹿出，沿着竹架上那道红色“龙脊”疯狂舞动，所过之处，红光迸溅，巨响连环不绝。

在平洲村，燃放“新丁炮”的习俗已有百年之久。所谓“新丁炮”，便是当年家中添了男丁的人家，要在元宵节当天买一串鞭炮燃放，以示庆贺。若是当年村子里有5户人家添丁，这5户的鞭炮便会连接在一起，蜿蜒如一条“红龙”，静卧在竹架之上，格外耀眼。据说，这习俗源于对南宋绥靖伯陈仲真的祭祀。百年来，神祇的庇佑与家族的繁衍，早已在此交融共生，深深镌刻在每一位平洲人的心底，也拉近了邻里间的距离，为远在海外的华侨，守住了一份沉甸甸的乡愁与思念……火花四溅中，我忽然读懂了这“新丁炮”与寻常喜庆鞭炮的天壤之别：它炸响的，不是辞旧迎新的客套，而是对新生命的热忱接纳；它宣告的，不是一个年份的简单轮转，而是一个家族的血脉，在这片泥土里又扎下了一条崭新而顽强的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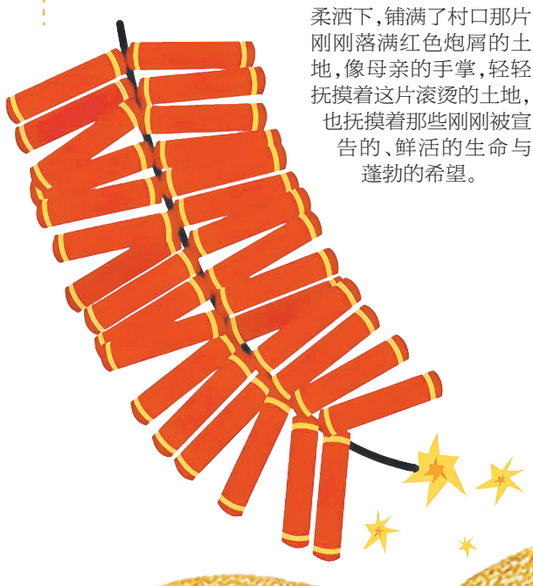
炮声的余韵还在村子里袅袅回荡，另一种喧腾便从村中的平洲剧场弥漫开来。那是锣、鼓、钹、梆子交织而成的声浪，穿透淡淡的硝烟，撞进每个人的耳朵里。

剧场是露天的，水泥长凳上早已坐满了人，后来的人便密密匝匝地站成一片黑压压的身影。台上演的是《六国大封相》，一出彰显家族荣耀与忠义气节的经典大戏。老生一出场，一声拖腔高亢入云，又在极高处陡然转折，带着几分沙哑的裂帛之声，直直地灌进人的天灵盖。那嗓音，没有剧院里经过修饰的圆润婉转，它粗糙，甚至带着些许破音，却像是被南海的海风与烈日反复淬炼过一般，厚重而有力量，每一个字都仿佛能在地上砸出个坑来。台下静得落针可闻，每个人沉浸在粗粝又滚烫的乡音里。平洲本就是个爱戏之地，老一辈人即便节衣缩食，也要凑钱请最好的戏班，图的就是这份刻在骨子里的欢喜与寄托。

方才那惊心动魄的炮声，与此刻缠绵入骨的戏文，一武一文，一张一弛，交织成了这乡村元宵独一无二的魂魄与底色。戏正演到酣处，我们因有事要返回台城，只好悄悄起身退了出来。离开村子时，我回头望向平洲，剧场那方透出的亮光，驱散了夜色的寒凉。而更广阔的田野与那些沉默的碉楼，都静静沉浸在皎洁迷人的月色里。

远处，碉楼的剪影沉默地刺向星空。它们是一个多世纪前，漂泊异乡的先侨们，寄回这片故土的、最坚硬也最深情的家书，是他们跨越山海的守望与牵挂。忽然间，城里元宵那“月上柳梢头，人约黄昏后”的旖旎温婉，与此地“炮震天地响，戏续血脉长”的厚重绵长，在我心中悄然叠印。城里的元宵，藏着对花前月下小圆满的期许；而这乡下的元宵，载着的是对家族开枝散叶、族运昌隆的赤诚祈愿，是匍匐在土地上的、最朴素也最深沉的圆满。

此时，明月的清辉温柔洒下，铺满了村口那片刚刚落满红色炮屑的土地，像母亲的手掌，轻轻抚摸着这片滚烫的土地，也抚摸着那些刚刚被宣告的、鲜活的生命与蓬勃的希望。



启超先生与元宵

◈杨肖坤

梁启超长弟、词学家梁启勋在其著作《曼殊室戊辰笔记》中回忆道，家乡庙宇藏有二十四忠臣、二十四孝子古画，每年灯节悬挂供人观览。上元佳节，祖父常带诸孙入庙，指点画像，讲解朱寿昌弃官寻母、岳飞出师北征等故事，年年如此，习以为常。在“诸孙”之中，便有中国近代改革先驱梁启超先生。

据说，彼时的新会，元宵庙会锣鼓喧天，游人如织，尤其深受孩子们喜爱。然而，童年的梁启超最期待的，并非街头的糖人花灯，而是跟着祖父梁维清前往上元庙。在那里，祖父会牵着他的小手，指着一幅幅生动的壁画，细细讲述其中的忠义故事。在声情并茂的讲述中，梁启超知晓了朱寿昌千里寻母，为尽孝不惜弃官，历经千辛万苦终与母亲团聚；知晓了岳飞身披铠甲、手握长枪，高呼“精忠报国”，率领岳家军北上抗金，守护山河百姓；也知晓了南宋末年的陆秀夫，在兵败之际背负年幼的宋末帝赵昺，毅然投身茫茫大海，用生命诠释“宁死不屈”的气节。从此，这些故事在梁启超心田里一点点生根发芽，孕育出深沉的爱国情怀。面对山河破碎、国弱民穷的时局，他毅然投身维新变法，高呼“少年强则国强”，用一生践行救国救民的理想。

岁月流转，梁启超成为引领时代的思想家、文学家，主编了影响深远的《新小说》杂志。这本杂志以宣传新思想、探讨国家大事、介绍西方文化为宗旨，是近代启蒙运动的重要阵地。然而，在这样一份“严肃”的刊物上，梁启超却为向来被视作民间娱乐、难登大雅之堂的灯谜特意开设专栏。在他看来，灯谜凝聚着中华传统文化的智慧与意趣，更是元宵节不可或缺的文化符号。于是，梁启超亲自筛选、创作趣味灯谜，让全国各地的读者得以跨越地域局限，甚至通过投稿互动，感受元宵节的欢乐氛围。据说，《新小说》的灯谜专栏一度成为热门板块，不少读者特意订阅杂志，只为猜赏其中的灯谜。

梁启超文学研究造诣精深，在元宵节词作鉴赏方面，还留下一段佳话。众所周知，谈及中国诗词史上的元宵主题作品，必然绕不开辛弃疾的代表作《青玉案·元夕》。稼轩词中“东风夜放花千树，更吹落，星如雨。宝马雕车香满路，凤箫声动，玉壶光转，一夜鱼龙舞”，极尽描摹花灯耀眼、乐声盈耳的元夕盛况，渲染出元宵节绚丽热闹的氛围。文人之心总是相通的，透过这份繁华热闹，梁启超读懂了辛弃疾藏在文字背后的心境。他在《艺蘅馆词选》中指出，辛弃疾在词中表面写元宵佳节的繁华盛景，实则借“那人”的孤高形象，寄托自己政治失意、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孤寂情怀，故而评价此词“自怜幽独，伤心人别有怀抱”。这句话后来成为解读《青玉案·元夕》的权威注脚，被广泛引用，用以揭示词作背后深沉的家国情怀与个人际遇。在人山人海的元宵佳节，众人皆沉浸于团圆热闹之中，唯有辛弃疾，独自在灯火稀疏的角落寻觅。他寻觅的不是美景，亦非佳人，而是志同道合的知音，是能理解他抗金报国理想的知己。这份身处热闹中的孤清，这份坚守理想的执着，正是文人最珍贵的真性情。梁启超之所以能读懂这份“幽独”，离不开自身相似的经历。在维新变法的道路上，他面对重重阻力，始终坚守信念，即便四处流亡，也从未放弃救国理想。

诚然，元宵节不只有团圆热闹，更有藏在灯火阑珊处的人生感悟，有文人墨客对理想与知音的执着追寻。梁启超与辛弃疾，两座相隔七个世纪的文坛高峰，借由元宵节这趟时光列车穿越时空，彼此默然对视，相视而笑，便一切尽在不言中。

从童年上元庙接受家国启蒙，到主编刊物推广灯谜的文化担当，再到解读《青玉案·元夕》的文人情怀，启超先生与元宵节的故事告诉我们：过节并非简单地吃汤圆、舞龙灯、猜灯谜，而是一次又一次的文化传承，一回又一回的精神滋养。而拥有这股文化根脉与精神力量的中华民族，必将生生不息、薪火相传。